柳州集 第二

賦 論 議 辯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董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事見韓非子黄曰佩服之設非以爲觀美法象以成已也玉佩取其德玦佩取其斷觿佩取其觧紛象環佩取其立義已所不足時觀其近思之亦可以長善而救失故曰佩褏之旗今予厚所行者柱之而自訟其許直之名所稟者柔而取象於軟熟之韋不亦以水濟水從乎嗚呼果有意於比物醜類則宜易以董安于之弦韓曰據集有與吕温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户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願學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中庸見於文字者甚多賦亦當作於貞元二十年後歟○韋雨非切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角切醇音淳月迭而化升兮竊遁初而枉禄竊子鴒切雕大素而生華兮生一本作成華猶薄也汨末流以喪真汨古忽切睎往躅而周章兮孫曰睎慕也周章不决皃○躅厨玉切憎倚伏其無根孫曰憎迷惑不明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根垠也潘云憎音蒙無知也又母揔女心亂也又眉登切惛也又母亘切眼不明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

眷[illegible]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讚縱臾而不揚縱臾猶勸強也謀見貞符〇縱丁勇切臾音勇猶懸力而究陳兮獲

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嵩中岳也息中切瞰中區之疆理瞰下視也苦濫切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恫驚怛而躑躅兮恫憂恐也躑躅行不進貌〇恫音凶躑直炙切惡浮詐之相詭

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乎一作之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孫日競強也詩執競武王探先哲之奧謨兮奧於到切攀往列之洪休曰沉潛而剛克兮書洪範日沈潛剛克固讜人之嘉猷讜直言也音黨嗟行行而

躓踣兮（集註行行剛强貌論語子路行行如也躓踣也○行行並下浪切躓音致踣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慨然於伐國（韓曰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孫曰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慨七小切色變見）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孫曰定十年穀梁傳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讕諫顏以誚秦兮入降廡猶臣僕（韓曰秦趙會於河外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

王鼓之簡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
曰五步之内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
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缶趙王
歸國以相如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
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強秦不敢加兵
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闘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也降謂下也○藺音之吝
吉優繇而布
和兮殘萑蒲以屏匿
孫曰吉鄭子太叔游吉也
左氏昭公二十年子太叔
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大叔悔之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少止○萑音
九苻即
蒲字
劇拔刃于霸侯兮退躬躬而畏服
韓曰
劇曹
沫也左氏穀梁傳曹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
盟劇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劇曰大國
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
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劇投其匕首下壇就
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躬躬謹也詩
雅云謹敬之貌○劇居衛切躬丘六切又丘弓

切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
而保躬兮愜大雅之所勗孫曰詩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勗勉
也○勗予玉切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節而蒙辜孫曰文五
年左氏陽處父聘于衛過甯甯嬴曰沈潛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
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
蒐于董易中軍狐夜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
月使續鞠居殺處父羽愎心以盭忌兮首身離而不懲韓曰
羽既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
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
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狠也
盭戾也○愎蒲過切盭音戾雲岳岳而專強
兮果鷙忌而乖圖孫曰前漢朱雲傳五鹿岳岳
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岳岳長
貌成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尚方斬馬劍斷
佞臣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

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
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之
上意怒解自是遂不復仕咸觸屏以拒訓兮肆
殞越而就陵韓曰前漢陳咸其父萬年嘗病召
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怒咸謝曰具曉所言大教要咸諂
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爲御史中丞
後以言石顯
事免爲庶人治訐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
韓曰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
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
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
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許告也○蒍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罹而禍仍羅
許居列切鄣
知切仍
一作俱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輈而失途韓曰
漢王
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坂嘆曰吾奉
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

遵亡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先
塞兮抵暴梁而壞節韓曰梁冀鴆殺質帝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河
王蒜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娶冀妹冀欲立
之衆論旣興明日冀會公卿意氣凶凶言辭激
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軍令而固與喬
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遂在
害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
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
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慟皆長歎流涕家撝謙而溫義兮脅予
公而喪哲孫曰宣四年左氏公子與子家謀弑鄭靈公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
手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子爲與揮同義師仁而惡狠兮遂
潰騰而滅裂孫曰義宋義宋義下令謂項羽狠如狼羽即於中斬其頭韓曰翟義
也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信爲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

柔張當作桒叅

政之義不勝與與劉信棄市庸乙捕得乃磔東都市夷滅三族斯委嘿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韓曰李斯相秦爲趙高所譖要斬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韓曰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之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代之偃王不忍鬬其民爲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桑弘和而郤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弘和一作桒柔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詖任柔而自憂兮蒙大戮而不悟任柔一作仁柔其卓一評或云事設諸恐非韓曰史記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設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爲王故曰純柔純

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
中韜音叨胖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
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
韋兮考古齊司亂曰孫日亂理也所以重理一賦之意韋之中
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
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追一作遠

揚雄酒箴

張太史云雄以諷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
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

於纆徽一旦專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嘗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瓶賦

東坡云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道知命者是大史無咎取公此篇于變騷而系之以詞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窮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記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羸比雅欲同塵於皆酹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素以病已無為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也

亦猶雄為反騷非反也合也今附酒箴于此篇目韓曰與下牛賦其辭意皆有所託當是古正元年謫永州後有所感憤而作也此賦晁太史變騷中序之詳矣鴟夷字又見史記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註云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註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賊所云酒器也大意則以謂鴟夷雖巧曲不忤於物而或以致敗衆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師乎淡泊而不媚私暱則非巧曲徹觀一時者之比也
公自喻云耳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潘云鴟夷皆切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幐也鴟夷蒙鴻潘云蒙鴻並上聲漢書註廣大貌罍罃相追韓曰罍樽也音雷罃

缶也音鶯亨本當作罌大作甖罃亦樽名音假一諂誘言士喜悅依隨開冢倒腹〔冢吁繈切口也〕斟酌更持朱不呰口昬至莫知頳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妍倪堅切美好也媸音蚩癡也〕已雖自售〔音壽〕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董曰前漢酒箴註云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作湄字者非〕鉤深挹潔淡泊是師〔挹酌也〕和齊五味寧除渴飢〔和胡卧切齊才詣切〕調和也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鑑終不媚私〔韓曰說文云綆井索也音梗〕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

無思何必巧曲徵覬一時徵求也覬幸也○徵古堯切覬音冀予無我愚義智如斯

牛賦

韓日公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謫永州後感憤而作東坡云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乃書子厚牛賦遺瓊州僧道贇使曉諭之即書此賦也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孫日說文牟牛鳴黃鍾滿脰韓日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黃鍾謂土也脰項也音豆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孫日詩睆彼牽牛不

以服篋箱車上之器可以盛物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
功用不有陷泥壓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
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苦刀切說文脽也或穿緘縢
或實俎豆緘苦咸切縢徒登切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
羸驢服逐駑馬羸倫爲切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
不稼藿菽自與藿豆葉菽豆也○藿音霍騰踏康莊出入輕
舉韓曰康莊太道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喜則齊鼻怒則奮躑
當道長鳴闢者驚辟辟避也童曰項羽叱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
頻亦切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已何益
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 并序

童曰祟音遂神禍也

柳子既謫韓曰公永貞元年爲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爲邵州十一月再貶永明司馬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韓曰太玄于以準易之外次八赤舌燒城土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註赤舌謂九也兌爲口舌八爲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取若火燒城詩曰喆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排之災無由生矣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熇炎氣也虛驕呼酷黑各三切而生夫人之齒牙上彈飛而莫遁彈極也音單旁窮走而逾

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漉也涸竭也○滲所禁切涸音鶴
又胡故切紛揮霍而要遮韓曰揚搉傳滌滌與與前後要遮○要伊消切風
雷虓唬以為橐籥兮孫曰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註云橐籥中空罡
故能有聲○虓呼交切又音號橐音託籥音藥回祿熻怒而喊呀韓曰回祿
火神熻熾也喊呵也呀張口貌○熻音弱喊呼咸切又虎覽切呀虛牙切炖堪輿為
甗鐵兮童曰堪輿天地也炖風而火盛貌甗鬲屬鐵燒器也○炖他昆切甗語蹇切又
平聲鐵音徽爇雲漢而成霞張曰爇焚也春秋傳爇僖負羈○爇儒劣切
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本無於字孫曰列子夸父逐日道
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鄧林廣數千里焉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倒
扶桑落棠轇轕而相乂孫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

浴九日居下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文選註湯谷日所出落棠日所入落棠山名也童曰轇轕廣大貌亦鄣亂皃靈光殿賦云轇轕無垠廣大貌也東京賦云鏊戟轇轕又楚辭云騎轇轕而雜亂兮雜亂皃也○轇轕音葛

膏搖脣而增譏兮焆掉舌而彌葩韓曰掉舌字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葩華也○葩披巴切

沃無瓶兮撲無篲篲帚也旋芮切又徐醉切

金流玉鑠兮韓曰說文鑠銷金也式灼切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己而燠物愈騰沸而骹齗骹一作嚴童云骹苦交切脚腰也齗容牙切大齒也

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孫曰太玄經之秘奧也

訟衆正訴蠱邪以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茍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

涼汝者進烝汝者睽譬之猶谿天淵而覆原燎
孫曰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谿呼各切燎音了夫何長喙之紛挐
占喙丁舌也○挐女加切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
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
西傃傃向也傃作素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
自得以泠風濯熱孫曰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詩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以清源滌瑕發仁之實去盜之夸孫曰老子是謂盜之
夸非道也哉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孫曰以太清冕
冕以至道爲瑤華也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
以遊於萬物者始瀏水清深皃力周切彼狙雌倏施而以

崇為利者夫何為邪

懲咎賦

韓曰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内憫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盖爲永州司馬時作也晁太史取此賦於續楚辭序曰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爲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

兮韓曰騷云日康娛以自忘兮繫縻一本作擊摩邀堯舜與之爲師上

睢盱而混茫兮韓曰揚雄曰天地未分睢睢盱盱睢盱荒忽不可考信也○睢火規切盱音吁下駁詭而懷私騷一作駭旁羅列以交貫兮

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

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孫曰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註芸芸華葉茂盛也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

抑枉兮白黑濁清登進也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

奉訏謨以植內兮韓曰訏大也謨謀也詩訏謨定命○訏音吁欣余

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烱然而不惑烱戶

項切光也一本作耿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姤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斷丁亂切哀吾黨之不淑兮謂劉禹錫等遭任遇之卒迫卒讀曰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孫曰天地否隔謂順宗有疾憲宗監國之際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韓曰嚇怒也又曰拒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音赫又呼駕切〇呀虛牙切互一本作乎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音獲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孫曰漢書印何纍纍綬何若若耶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為邵州刺史〇纍力追切惟罪大而寵厚兮宜

夫重仍乎禍謫孫曰是年十一月公再貶為永州司馬既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韓曰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
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韓曰麏麞也麚說文牡鹿也以夏至
解角○麏俱倫切麚音加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
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
幽兮韓曰爾雅云風而雨土為霾釋名曰霾也詩終風註陰而風曰曀○霾音埋曀音
翳黝雲涌而上屯韓曰黝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雲屯也○黝於糾切一
本作玄暮屑窣以淫雨兮窣雨聲蘇骨切聽嗷嗷之哀猿
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詎
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攅巒奔以紆委兮張曰小山

上銳曰巒音鸞東洶湧之崩湍韓曰洶凶勇切湧音勇水大皃畔尺進
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韓曰水平伏曰淪又漣水動也○汩音骨
越峯墟際窮冬而止居兮羇纍棼以縈纏棼扶分切哀
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韓曰詩凱風美孝子也罪
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孫曰元和九年公之母盧氏卒
於永州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貿昏也貿音茂
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
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劃忽麥切退
伏匿又不果為孤因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
音次可曩余志之脩蹇兮韓曰楚辭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又亼吾令蹇修以爲理註好 謇謇兮異之節奪㬌本作蹇今何爲此戾也

天𡳿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

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

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嶬却

驚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幾

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繼兮蹈前烈而

不頹韓曰楚辭修繩墨而不頽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

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韓曰賦云肆余日於湘流兮蓋在永州時作又云至輙四十乃始持心兮

云一云飲余質愚而瀰瀰兮一云二云宓是四十以前也其猶元和五六年間作

歎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韓曰騷云紛逢尤以離謗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孫曰騷云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西一亦玄虬蹶泥兮孫曰虬龍無角者莊子曰蹶泥則沒足滅跗入虬渠幽切蹶音厥畏避鼃黽黽與蛙同黽武幸切蛙屬一本作蛙黽行不容之崢嶸兮崢助

（耕切燊音宋）質魁壘而無所隱（魁口賄切壘音下壘前漢鮑宣傳云朝廷亡有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鴟鷫羣而厲吻（吻武粉切口邊）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恣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韓曰湘水出零陵北八江零陵東川也嚴曰文穎云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相傳以爲舜所葬也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蜚古飛字）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韓曰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孫曰汲冢書禹逐舜終蒼梧之野）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韓曰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歌九章投汨羅而死○悄規緣切）古固有此極憤兮

刻吾生之藐艱（藐音邈一作眇）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巒而企踵兮（[illegible]鹽咸切）瞻故邦之殷轔（殷音隱轔音鄰言盛多）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蓊烏孔切）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翳一計切）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韓曰史記舜流四凶族四裔以禦魑魅○魑丑知切魅音寐）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諄言（童曰語孔子曰吾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童曰孟子我四十不動心黝賁北宮黝孟賁也○黝伊糾切賁音奔）顧余質愚而齒𢧵兮（孫曰貞元七年公年始四十時猶未也）宜觸禍以阽身（韓曰阽危也楚辭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阽音鹽）知徙

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憶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韓曰上文皆言湘中事茲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見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韓曰衡山南岳也見周禮職方氏公謂殷周不盡卞之詳也孫曰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絶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潦魯皓朗到二切洳如倨切蒸沸熱而恒昬戯梟鸛乎中庭兮蕭葭生於堂蹇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樊曰楚辭雄虺九首毛詩爲鬼爲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也狐一作弧景即影字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

孿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韓曰在來州懷思鄉閭而作集中有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憤毀傷之意與此賦原田蕪穢垣廬不節之意同書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于此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水凝上張曰莊子曰河漢沍而不能寒○沍音互循舊鄉而顧懷

夕余宿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慊恨也苦簟切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思微愔安和貌伊淫切歘騰湧而上浮兮張曰歘忽起也說文云有所吹起諸韻歘字無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歘吸吹南國文選江淹詩一歘吸鵾雞悲諸家多用從二火字莊子釋音第一卷朝菌註下云歘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歘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況物許勿二切云疾貌惟二字從三火今從工音儵滉瀁之無依滉瀁深廣貌滉力廣切瀁余掌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韓曰顥白貌楚辭天白顥顥又云雲霏霏而承宇○顥音昊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水一作川若有鉥余以往路兮孫曰鉥導也裴曰鉥綦鍼也音述晏本作訹訹言也音恤馭儗儗以回復儗相疑也音擬浮雲縱以直

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楚辭索胡繩之纚纚孫曰纚纚風聲也○纚音灑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瀰漫大水皃以字一本重作于字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飇以盪擊兮飇甲遙切盪音蕩又他浪切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汨兮瀄汨水流皃靈字一本作零雨一字進怊悵而不得怊敕喬切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乎參差之白黑乎即互字忽崩騫上下兮晏本作崩騫翔以上下以佪徨兮聊按行而自抑行一作洐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嵓

立兮嵑山高貌音寋沃涓涓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

恍恍惚也音怳惘音罔滂汪浪以隕軾浪音郎類曛黃之黯

漠兮韓曰楚辭與纁黃以爲期註纁黃蓋昏時黯果實黑壞貌音掩欲周流而

無所極紛若畫而佁儗兮佁勑吏切儗音毅張曰馬融笛賦云佁儗

寬容心回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喤音橫陶去

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董曰罾罻魚網也音曾熨復一本依

後孰云桎梏之不固桎音質手械也梏姑沃切足械也精神之

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

九夷之可居韓曰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居協韻去

聲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野一作埜平

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渟茫以縱步韓曰史記老聃見周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孫我著書乃著書五千餘言而去之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莊子蒙人逍遙遊篇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是鳥也海運則徙於南溟一才作寓大筭而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孫曰禮記狐死正丘首仁也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孫曰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翔焉鳴焉號焉然後乃能去之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剸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韓曰公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凡居
永十載在永時所著文皆有意憤之
意如前閔生夢歸等賦情見乎詞有
不能已者因山又後二賦而作撐賦
云猜十年莫余省蓋自永貞元年乙
酉至九年甲午爲十年矣明年春召
至京師出爲柳州刺史云孫曰永貞
元年公謫居永州元和九年有此賦
是太史無咎序公此賦於變騷曰語
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爲
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爲樊籠也宗
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
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
皆陷穽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辭
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謂賢人遠
伏非所宜介何至以幽獨爲陛穽不
可一日居哉然終其
意近招隱故錄之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

仰伏以離迾兮迾遮也音列又音例一本無對字若重墉之相

襃争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張曰軼迭佚二音其下坼裂

而為壕壕塹也音豪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

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張曰沓達合切合也漬疾智切漚物也

蒸鬱勃其腥臊張曰周禮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腥音星臊蘇曹切陽

不舒以擁隅兮壅陰沍而為曹韓曰沍涸寒也西京賦涸陰沍

寒曹偶也○沍胡故切與冱同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

增勞斯民一作下民一作小人積林麓以為叢棘兮韓曰山足曰麓

易寘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麓音鹿虎豹咆㘎代

狴牢之吠嗥孫曰咆㘎豹聲博物志云狴獄別名嗥亦咆也○咆音庖㘎虎檻

切埕音陛穽者棄予胡井眢以管視兮集註眢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氏宣十二年曰於眢井而拯註視虛廢井而求拯已東方朔傳以管窺天〇眢音鴛窮坎險其爲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鑠聖猶病夫數歟匪兕吾爲柙兮韓曰兕似牛角論語虎兕出於押註押檻也匪豕吾爲牢孫曰詩執豕于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膏肓疾賦

孫曰成十年左氏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疾不可爲也肓鬲也心下爲膏肓公借此以論治國之理焉晏元獻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肓音荒

景公㝛疾膏肓尚謂盧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身于堂下伏身一作俯伏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予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竆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張曰地音入莚又和土也○埏尸連切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腠音湊營一作脘外強中乾強上僖十五年左氏

弢脉僨興外彊中乾言尒
雖有强形而内實乾竭
精氣內傷神沮脉彈
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
麥以爲讖讖驗也
讖楚禁切果不得其所餐孫曰成十年
左氏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日何如日不
食新麥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
陷而卒○餐七安切公曰固知天賦性命知
彼瞳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
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兮
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
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
國不理臣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

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寢廢食擗摽感歎孫曰詩寤擗有摽註擗拊心也摽拊心皃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綫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孫曰鮐音台魚名也鮐背謂背有鮐文善輔翊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危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羈絆馬絡縶也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剸也齊也五丸切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

之紊也慮出於邪佞身之憊也疾生於尺風憊蒲拜切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遇而言曰予今變禍爲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音魯以信義爲封殖挫敵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發感邊舍一揮而羲和匪昃孫曰淮南子魯陽子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古候切識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痱噤巨禁切跼斂茫然跼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匍扶蒲二音匐音伏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本作活吾謂命

不可續予謂命將可延詐知國不足理疾不足
瘥佐荒溪爲聖主保夭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
與庶將來之勉旃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論　諸家註

封建論

章曰唐宗室傳贊曰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亦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伯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謂不封建可以久安大抵與曹杜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蘇内翰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鑑亦以公之論爲然以謂後世如有王者

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本下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童曰說文云榛叢也文選註聚貌側侁切鹿豕狉狉張曰鹿子曰狉孫曰狉狉狉衆貌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

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有有字下同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滕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

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孫曰瓜分者言如剖瓜也〕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履一本作漫散也〕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扞音干詩公侯干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韓曰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

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
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孫曰國語魯武
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
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懿公即戲伯御即括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叛周犬戎殺幽王
秦始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韓曰宣三年左氏楚子觀
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
之韓曰桓五年左氏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中去聲伐凡伯
誅萇弘者有之韓曰隱七年春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左氏劉氏范
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萇音長天下乖

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韓曰說文云掉徒吊切搖也左氏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合一作吞謂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謂田氏篡齊韓魏趙分晉）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周恭王封為附庸及秦仲之孫襄公救周周室東遷殆列為諸侯）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

人當作民下同

由矣一本無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孫曰賈誼過秦論曰陳涉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矣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謫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圜視而起亦見賈誼論圜視驚愕也○從子容切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韓曰叛人謂陳勝吳廣之屬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孫曰高祖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

將當作鎮

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孫曰謂賈誼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韓曰叛國謂吳楚七國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韓曰叛將謂藩鉅　扈重兵者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

理當作治

理人當作治民

事戎孫曰戎謂戎事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

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孫曰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後召以爲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孫曰爲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孫曰漢書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坐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

中愈治覩汲黯之簡靖韓曰汲黯傳黯學黃老之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術註即龔孟舒魏尚黃霸後守雲中潁川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術註即謂汲黯卧治東海○輯音集有罷待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有斯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韓曰締說文結不解也丁計切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韓曰說文眦目匡也疾智切

勃然而起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
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
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
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
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一姓
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
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
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
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

理當作治下同

人當作民

賁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賁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

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記寧知非聖人意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欲去之審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司姓以玉卜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爲可寝周公不以害已之親爲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亦期而會然所賴者有在伊呂湯武作之固當如罷侯之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二等之爵初冬之變而千八百國盎倍於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以獨治故強枝桀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大抵子厚徒見規

晉之弊原於有所懲艾且又太宗以來羣議蜂起彼其淺中挾書朝夕以變越前人設爲誇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爲聖人意也責唐日以封建非聖人意歟則易於比言親諸侯於豫言利建侯於晉言錫馬康侯而繫辭言研諸侯之慮列爵分土見於書諸侯之地序於禮不能錫命諸侯剸於詩安得謂聖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常而行之理且安人歟則二漢酷吏傳唐酷吏傳讀之令人拂膺安行謂不可革而治安實賴乎大抵有聖者有善治則諸侯得人守令亦得人非聖君察善治則諸侯不爲用守令亦不爲用人無賢不肖顧所篤御者如何耳爲治者奚必執守厚之說泥一偏之見哉

四維論

韓曰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

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牧民篇之言也然公大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文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

得為不義而不為乎維不從枉與若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作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

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皆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韓曰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為未盡也作此論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説有以異乎貴日孟子以仁義忠信之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篤於自信又知夫天理之自然則能求諸內而不求諸外其意也子厚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此乎仁義忠信內在於明與志且謂仁義忠信非明不能鑒非志不能取其有是説殊不知仁義忠信繼之以樂善

不倦雖不及明與志而二者固在其中矣樂善非明以鑒之若然乎不倦非志以取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備學者可以意會備以求盡而生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孫曰易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倬為至靈倬音卓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

獨見（韓曰說文云眺目也音諄）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韓曰撓釋文擾也女巧切）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

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異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孫曰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為之不猒志之謂也孫曰論語又曰抑爲之不猒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

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孫曰左氏昭公十九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韓曰嘗味其言意當時必有竊虞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公故為此論云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一有也字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

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官是一本依命是）是鼓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車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孫曰以十一年）（左氏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註云朝内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行户剛切）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孫曰周禮詩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

扑梏拳斬殺之慘孫曰扑小擊也梏拳者周禮上罪梏拳而桎梏者手械拳兩手共械○梏居沃切拳居竦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則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矣人者不為不仁為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王叅御

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一作矣
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
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
者也本無之事一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
矣

時令論上

禮曰常覲禮積達禮記疏案鄭目錄
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
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
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
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
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
不韋集諸儒著爲十二月紀名爲呂
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

一證也又曰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唯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著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

事遵立舊章但奉自不能依行何村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以疑之公日復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孫日每月六候故十二月爲古十二候迎日步氣步謂推步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

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徑古足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韓日遂說文六鄉之外地一日道也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特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夏非仲夏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此二句季夏非季秋趨人收斂張日趨疾也逡遇切一音足務蓄菜仲二句仲秋非季秋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韓日說文竇音豆空也窖音教地藏也修囷

倉此四句仲秋非孟冬韓曰說文囷廩之圓者丘倫切謹蓋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韓曰說文云勞慰也郎到切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自合諸侯以下平此季秋非季冬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韓曰省審也囹圄獄也○省息井切囹音零圄音語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

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易去聲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

大疫風欬（苦代切）鼽嚏瘫寒疥癘之疾（張曰鼽月令云人多鼽鼽說文云鼽病寒鼻塞以〇鼽音求嚏丁計切）螟蝗三穀爪蓏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夭烏老切）寇戎來入相掠（力灼切又音諒奪也）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韓曰說文堡堤也墮也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孫曰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

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下有之字）防昏亂之術

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厭一涉切塞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韓曰焯說文曰明也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孫曰奇衺不正也奇居宜切衺與邪字同二字出周禮其肴囂然而不顧者韓曰說文囂語聲也左氏口不道忠

譌[illegible]之言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可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韓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蔡聲子之言也然自

古刑賞初豈嘗有拘時者哉案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二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又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觀此則唐之刑賞亦固不以時而區別也公之斷言其必有自而發之哉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一本秋下有冬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春下有夏字

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韓曰說文懈怠也居隘切下並同〕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下同〕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為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

必以熟吾道韓曰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乎一本作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孫曰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項手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更平聲本作吏一痒不

得搔（蘇曹切）痺不得搖（痺必至切）痛不得摩飢不得時
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莫定切）支不得舒
怨號之聲（怨號並平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
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
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
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
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
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
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
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

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

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不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孫曰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正字作也韓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動天下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迄憲宗元和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聲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元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孫曰莊二十九年左氏之文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孫曰負恃也固險固也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猒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吉之守臣有賤人之財韓曰賤維也音宜賤一作設一作拭作傷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

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叅音僕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卑之執戈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

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説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衛[illegible]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公謂石碏之論有不可槩者故發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

理當作治下同

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一本無者字）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一本之下有大字）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足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韓曰晉世家厲公多外嬖姬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公使爲卿後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迎公子周

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韓曰宋世家曰湣公七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成王戰大敗傷於股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韓曰張祿魏人范睢也自號為張祿先生穰侯魏冄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救魏范睢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而踈吳起

乃危韓日成魏成魏文侯之弟璜翟璜也魏文侯二十五年問李克以魏成為相時吳起事於魏有功至魏武侯立以田文為相吳起不悅與之論功自是起遂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苻堅日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及堅繼立遂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日熾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初即位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特恩專恣遂誣奏李斯反狀鞫治之腰斬咸陽市夷其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決焉事見史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

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童曰臲卼危也音孽兀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童曰咻說文痛念聲盖于衆楚人咻之音休又况羽切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由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諸家注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韓曰不詳其作之年月然觀其旨意當作於憲宗元和間蓋自德宗没又此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守原於寺人殆有甚焉故首論晉文公之失而終之以景監弘石之亂國政其曰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蓋亦深闕當時宦者之禍當時之君由之而不知也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洪志之亂作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鞮以畀趙衰韓曰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傳夏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於是問原守於寺人敎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敎鞮史記或作履鞮衰晉大夫○敎音孛鞮音低衰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音薛瀆也謂寺人卽今之宦者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愽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

足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韓曰時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君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踈而不略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韓曰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二子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刁字亦作貂則獲原啓彊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聲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

設當作誤問當作舉

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主曰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座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再以帝王爲說孝公不納終霸強國之說孝公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弘石得以殺望之童曰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作誤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

代吾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韓曰左氏宣公二年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昭公十九年傳云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切

駁復讎議

童曰徐元慶復讎事見本篇唐文孝友傳載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墓時遵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云云韓曰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復父讎雖不詳於律然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不可著爲定制云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

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旨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爲非其人哉文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孫曰師韞時爲下邽尉○韞音蘊〕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孫曰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孫曰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爲是〕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

一代當作世

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孫曰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童曰讞議罪也魚列語蹇二切）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張曰籲呼也書無辜而籲天〇號音豪下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孫曰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戕音牆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

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孫曰定四年公羊傳之文註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

絞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韓曰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黃曰

觀經而不盡信於經始可与言經觀史而不盡信於史始可与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言阨於秦燼之餘汨於異端之学也謂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伯以陰謀傾商政遷史每每如此豈特剪桐一事誣周公哉讀遷史者當知其為實録又當知史之失自遷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

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二當字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孫曰逢謂逢迎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孫曰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

欸小窨貌與歃歃同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佚音逸

辨列子

列禦冦所作唐號沖虛至德眞經孫曰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其之韓曰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年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百年而生已若下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目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尒哉魯穆之立在夫子既没之後云黃曰列子之書其言皆出於列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

孟子數家之旨亦可謂駁而不純矣而不甚斥於柳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陽虎竊寶玉大弓乃魯之賊而爲富不仁之言孟子稱之於七篇憎而知其善者也子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虎之意歟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孫曰鄭穆公名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一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虛其切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

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孫曰此皆據史記年表不知向
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
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孫曰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
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
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
公紀渻子季咸等渻音省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
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
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
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
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

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孫曰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韓曰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妍字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之師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註有李暹訓註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子遺言爲十二篇目劉向所錄上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傳寫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管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山高皃土尭〕其意緒文辭乂牙相抵而不合〔韓曰說文云乂手指相錯牙齒也衆上下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爲去聲〕

論語辯二篇

上篇

韓曰公棐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手然聖門紀弟子道統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韓曰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二年孫曰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

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孫曰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它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孫曰二人曾子弟子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韓曰此篇論甚日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其旨蓋辯

遜往代之事皆葉此數語問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者耶黄曰孔安國之疏謂堯曰之文爲明天道垂訓將來讖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亦謂堯曰之言爲聖人之大志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惑於孔氏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牡孫曰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

人當作民下同

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誦也　方鳳切）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蓋也　敷救切）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禪音擅）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為無所依而施（涸竭也　音鶴）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韓曰史記蘇秦傳註云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

蘇秦張儀以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爲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爲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一作能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韓曰說文盭戾也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寶也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孫曰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

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

怪謬異甚不可考校

其言益奇如字而道益陋陋隘也音洽

使人狙狂失守

狙張豦子余切

而易於陷墜

晁氏讀書志曰公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鶡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激詐揣測檢嘗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哈盡之

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黃曰詒異端者塞其源去惡木者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瑨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哉欲閑先聖之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何人作為指要妾以七術表而出之無意障瀾而反推波助瀾元生區區自鄶無譏愚恐當塗之士嗜痔逐臭則誤天下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

韓曰晏子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令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孫曰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

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㬎曰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肩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問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言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請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

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韓曰唐藝文志註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桑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以書其士元補立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晉庚亢倉子王劭本作亢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韓曰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臺曰畏累或作螺壘莊子音註云崑崙山名或云在魯或云在梁州○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吾壘切又力罪切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

盖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卓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元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集註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註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羽爲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今其爲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公則以爲皆鄙淺言且好事者僞爲之二公云耳之不同如此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鵩音服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孫曰鶡冠子無此語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